



◎ 古村遐思

□李俊瑶

今年暮春,我随河南省杂文名家采风团到了禹州,感觉进入了古镇古村的窝儿。禹州我去过多次,可熟悉的都是“钧都”“药都”“夏都”这些符号性的东西。禹州市委书记王宏武在介绍时不无自豪地说:“禹州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。”这句话让人浮想联翩,故事都是过往,都与历史有关,除了躺在博物馆里、睡在地方志里的,应该还有藏在其他地方的,比如禹州的古村。

车从喧闹的市区进入西部山区,我们走过几个静谧的古村,如张家庄、李金寨、天桐村等。它们虽然位置不同,但都姓“古”,气质也相差不多。静,是它们的状态;慢,是它们的节奏。山人到此,那颗躁动的心会渐渐平静,“古树高低屋,斜阳远近山”的诗情与遐思会悄然滋生。

遐思一:我租住在这里怎样

在鸣山镇西部的张家庄村,路边的一幢土坯建筑吸引了我。进去一看,有正房、东西厢房,均为红石砌就,敦实而

规整,只是空空荡荡,徒有四壁。当时一个念头冒出:我退休后租住在这里怎样?于是,开始各种脑补:大门建成什么样的?家具也入乡随俗吧?有互联网吗?带来的发烧音响适应这里的电压吗?附近得开个菜园吧?还得养几只鸡。对了,必须养条藏獒。

好好的房子怎么就空了呢?屋子的主人呢?哦,一定是去外面闯世界了。也难怪,城镇化进程中,劳动力被大量吸往城市,有想法的青壮年不是随着家乡的小河漂泊向东,就是沿着绵延的山路一路向南。于是,空巢越来越多,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成为普遍现象。

有点特色的古村,正是在这种人去楼空的过程中渐渐衰败了。参观的过程中,我不时听到有人说“老刘家的大树都伐了”,“老张家的古门楼也拆了,要不还是有点看头儿的”,话中满是惋惜。是啊,古村里留存着许多历史积淀,如古建筑、千年习俗、农耕文明的记忆……有的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但是,因为人口逐年外流,生机也渐渐流失,尤其是流传千年、曾经稳固城乡二元结构的乡绅阶层,早已断代,不复存在。

那么,假如我租住在这样的古村,只被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环境吸引,却面临诸多不便,如交通不畅、水源不足、供电不正常、网络信号弱,时间长了,我会感到被现代文明越抛越远,不也会再次撤离吗?

著名作家冯骥才曾经痛惜地说:“中国每天都有近百个古村在消失。”怎么办?就这样听任古村淹没在城镇化的浪潮中?就这样听任文化遗产湮灭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吗?

遐思二:古村如何延续根脉

如果农村有良好的基础设施,有方便的挣钱门路,有独特的文化基因、产业基因,我想很多人并不愿意背井离乡。那么,如何让人们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,如何留住乡愁呢?

古村保护,应该就是重拾乡愁的有效载体。但是,有学者感叹,保护古村比保护故宫还难!因为古村保护不仅涉及建筑、文化、观念等方面,还涉及智力投入、财力支撑。因为“活态”保护,不能让“发展”与“保护”冲突,所以必须让古老景观与现代产业共生、民俗传承

与时代精神共鸣。这样,新的发展才不会割断旧的根脉。

张家庄村就是重视古村保护的典型。石砌房、夯土墙、三进老宅,散发着古朴的味道。村口巨大的老槐树,诉说着这里的古老,也象征着不灭的生机。这里物产丰富、民风淳朴,红叶谷、白龙潭风光秀丽,可因交通闭塞,一度成为省定贫困村。近年来,通过扶贫攻坚,张家庄村靠山吃山,采取“合作社+贫困户”的模式,发展核桃、中药材种植和牛羊等特色饲养业。他们还修建了白龙潭水库,打深水井,建了提灌站,引水上山。水来了,灵气也来了。随着柏油路的通车,旅游业也火起来了。鲜桃花、山泉水,成了山人抢购的商品,而红叶、老宅院更让这里游人如织。2018年,张家庄村入选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。人涌来了,生机又回来了,古村的经济发展与根脉保护实现了微妙平衡。

遐思三:整体搬迁的取与舍

为了修建三峡大坝,很多村庄整体搬迁。这种搬迁模式眼下正流行。比如山西省的一些老宅院、古建筑,正通过商

家购买的方式,精细拆除,整体搬迁到外地,重获生机。这种搬迁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:对于中西部的古村而言,如果自然环境已经恶化到不搬不行,如果古村已经失去产业依托和人气支撑,整体搬迁、精细搬迁、原物搬迁、原样重建,不失为古村“复活”的一种有效途径。

禹州市的李金寨村,就是整体搬迁的一个村庄。“树挪死,人挪活”,李金寨因搬得福。一排排别墅组成了一个新村,供水、供电、排污、绿化等,都达到了城镇化水平。这里还有简易的污水处理系统、垃圾分类系统。试想,农村也实施垃圾分类,在全国也为数不多吧?唯一不足的是,该村搬迁时没有进行原村复活,现代味儿较浓,乡情乡愁淡了些。

所以,我大胆设想,今后那些生机流失、不得不搬的古村古镇,若采取精细拆除、原样复活的整体搬迁模式,不但不会衰落,反而会因易地复活。那鸡鸣犬吠、青山绿水的乡景,那炊烟如岚、粉墙黛瓦的古村落画卷,一定不在时代发展的光影中褪色。



初冬

□呼庆发

暗夜
白露阵阵
寒流丛生
从子夜到黎明
我听到
叶子飘落的叹息
我听到
花草枯萎的哭泣
我听到
虫子的哀鸣
在岁月的轮回里
季节的河流不语
带走的不仅是喧嚣
还有落寞和感伤
一重寒露一重霜
这人间
我来过
我是一棵草一片叶一朵花
阳光下
用情怀撑起透亮的绿色
风雨里
用热情点燃生命的火红
时光深处
我看遍世间繁华
今夜
素月清辉如水
我轻盈得一如初来的洒脱

冬天的树

□姜红伟

枯黄的叶子飘落
也飘落了曾经的希望与梦想
冰冷的枝条
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
不惧雪压霜打
不惧寒风凛冽
相拥取暖
等待下一个春天
虽然没有春的灿烂与翠绿
虽然没有夏的浓郁与挺拔
虽然没有秋的博大与高远
冰冷的树干
却奔涌着顽强的生命力
懂得豪放与开阔
懂得生命与责任的担当
面对冬天的树
我便想起了故乡
枯瘦的树干上
记载着故乡冬天的故事
记载着我欢乐的童年
你情牵我生活的热土
你搀扶着年迈的母亲
在村头眺望
期盼我回家的身影
冬天的树啊
你和我的童年的雪人一起
被封存在记忆中

◎ 男人五十

□一和

脸还是那张脸,可大了一圈。眼还是那双眼,可惜花了。头顶没长眼,不知青丝尚留几许。原本就个子不高,再加上小腹日渐突出,愈发显得腿短。妻调侃道:“你这一身膘,往案板上搁,就是一座肉山,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”我笑笑。男人五十,已不大在意周围的目光,美不美,帅不帅,均不放在心上。

周一至周五,每天清晨,我早早地从旧梦中醒来,洗漱,泡茶,打开电脑上网浏览新闻,七点整准时下楼送孩子上学。老大读高二,住校;老二上小学,走读。两个儿子还算争气,成绩都不错,基本不用我们操心。

看着小儿子走进小学的大门,我慢慢悠悠地开始晨练骑行。我不是山马党,没有专业的头盔和服装,每天早晨独自绕城一周,一路东张西望,骑行一个半小时,行程十多公里。五六年坚持下来,我的腰椎、颈椎没再出毛

病,小儿子也在我的山地车后座上一年年长大。

晨练结束,我在小区附近的超市里买点日常所需,然后上楼,在书房里坐定。

有一份工作,不用坐班,只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敲敲键盘,在网上发表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,都是老生常谈,收入还不错,够养家,有节余,无衣食住行之近忧,有坐吃山空之远虑。有一种爱好,自诩为文学,或深夜,或凌晨,或一挥而就,或字斟句酌,或洋洋万言,或短小精悍。偶尔文章见诸报端,时常投稿混入海。自古有文人相轻一说,殊不知,同城、同龄的谁或者谁斩获大奖,我必先睹为快,而后击节赞赏。那种喜悦,远比自己敲打出一篇自我感觉良好的美文还要畅快。

男人五十,成名成家的雄心壮志还在,却远不如年轻时那么张狂、热烈,更趋于顺其自然,更享受深度阅读带来的快感,以及谋篇布局、斟酌字句的悠然。

晚饭后散步也是每天必不可少的项目。所谓“饭后百步走,能活九十九”。或者到西湖公园溜达几圈,或者沿着护城河周游一遭。我在前面走,妻在后面跟,一路家常里短,没有了年轻时的手挽手、肩并肩,间或提醒一声、扶持一把。男人五十,肠胃功能开始减退,不锻炼不行。

周六下午两点驱车前往城南那所知名高中接老大。老大考进了特优班,每两周休息一天。学校门前的道路上停车位不少,接孩子的车辆更多。三点放学,晚去一会儿,就要步行几百上千米。走点路事小,浪费孩子的时间事大。我时常翘首以待,自付如今的孩子不容易,十年寒窗,争分夺秒,只为临门一脚,考进重点院校,就业压力减少,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哪像我等老朽,中专技校毕业,学历不高,工作全包,工资不少。及至听闻月考失利,又开始念叨“少小不努力”;如若短信通知名次提升,不禁沾沾自喜。

儿子走出校门,上车坐下。一路无语,我专心看路,紧盯红灯、绿灯,争取带儿子早点回家。

周日上午给父母洗澡。父母一生辛劳,均已到耄耋之年。父亲年长几岁,饮食尚可,步履蹒跚,因为患有难以根治的慢阻肺,所以每天早上都会干咳一阵子,惊心动魄,撕心裂肺,须臾也离不开开水和润肺、润喉的药物。母亲相对年轻,却骨刺难除,所以举步维艰。简单说,父母均已到了不能独自下楼活动的地步,且一阵子清醒一阵子糊涂,清醒时像大彻大悟的哲人,糊涂时像年幼无知的孩子。

有时面对记忆混乱、目光呆滞、言语颠三倒四的父亲或母亲,我会忽然想起那些被父母万般呵护的岁月,以及那两句老话——“你养我小,我养你老”“你陪我长大,我陪你到老”。有时,正在给父亲理发、刮胡子,或者正在给父亲剪脚趾甲,正在往父亲干涩、松弛的皮肤上打香皂,我会突然停下来,惶惶然若有所失。有时在医院陪

床,望着病榻上白发苍苍的父亲或者母亲,心中会有一丝感伤。所谓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”。有时夜深人静,与妻感慨人生,聊及父母现状,又觉得长命百岁未必就是福……有时也会叫来儿子一起给父亲洗澡,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于让其知晓乌鸦反哺的道理。

男人五十,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和苦辣酸甜,对生命的理解趋向平淡,即使大喜大悲出现,表现也相对淡然。

也有悠闲的时候,譬如“五一”“十一”“春节,譬如儿子考试成绩优异,再譬如爱好变成了钞票。每当这时,或与家人共享,或邀三两老友,寻一僻静老店,一壶老酒、两碗烩面、三双筷子、四碟小菜,那种惬意,自叹人生也不过如此。也有郁闷的时候。郁闷之时,一个人独坐书房,一包烟、一壶茶,一根窗棂看半天,在烟雾缭绕中,愁绪慢慢纾解,烦恼逐渐消散。

男人五十,再没有打不开的心结,再没有解不开的疙瘩。

◎ 旺财的笑

□吴琳

一个人大笑之后往往会忘记为何会大笑,伤悲之后不久也会忘了为何会伤悲。

昨日,旺财问我:“成年人,你有多久没笑过了?”我说:“天天笑啊,你也有笑啊!今天上午你还对我笑过呢!”他说:“不是这样的笑。”“那是什么样的笑?”我故意追问。如两人玩脑筋急转弯的游戏,他遇见了一个没有挑战性的对手,毫无兴致继续玩下去,无奈

地说:“男人的世界你不懂。”

男人,你究竟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。从少年到成年,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,旺财自己也说不清楚,自己什么时候就成年了。是高三在学校操场上宣誓时?似乎不是。那只是长时间暴晒后暴风雨来临前的电闪雷鸣,当时感动得恨不得把那激动人心的一幕永远刻在脑海里,可一转身就忘了当时的心潮澎湃。还是结婚典礼上感动地说“我愿意”时?似乎也不太对。在特定的情景里和音乐中,总有那么一

瞬间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,可去掉音乐,那种没有经过专业处理的对白就像没有加发酵粉的馒头,死硬。

旺财一直都爱笑,看见客户机械地笑,看见儿子滚圆的身体不自觉地笑,可是我想要的是那种由衷的发自内心的笑。

曾经在田间地头裸奔的少年,对着骄阳大口地喘气,笑顺着汗水流到嘴角。曾经和一群晒得黝黑的小伙伴一起掏鸟蛋、刨花生,那笑足以让小身板在风里一起颤抖。约一个老友,无

论是笑还是哭只想彻底,一杯杯白酒下肚,两人都藏着想裸露又找不到合适地方的秘密,酒精兴奋着神经,心里却更加憋闷与压抑。我这是怎么了?就像是马上要打出来的喷嚏,被憋了回去,想打却打不出来。男人见面,向来不问“你过得好吗”,这是男人间见面的台词。男人之间约会,大多两种,要么好要么不好,所以一切不说,不问,都在酒里,都在仰起脖子的瞬间,不问是对朋友最深的关切。

我说:“旺财,我是你的爱人,你得

对我说实话。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?”他不耐烦地笑笑,说:“我能有什么不开心。如果你不问,还好,我是麻木的。你这一问,似乎我真的有太多的委屈,可是我能说吗?”似乎不能,女人的身板多小,承受得住吗?女人的一点小情绪都要打湿枕巾,再加上男人的,真的不行。因此,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专属于男人,那是球场上的呐喊,那是肆意张开的毛孔,那是飞一般的速度……那是女人看不懂的微微上扬的嘴角。

◎ 红薯烤香的岁月

□刘福田

初冬的街头飘来烤红薯的甜香,那熟悉的味道钻入鼻孔,沁入心扉,引得我垂涎欲滴。

嗅着香味,我看到不远处路旁的烤红薯摊儿。烤得温软焦黄的红薯被整齐地码在架子上,有的表皮粘着褐色的糖稀,这样的红薯吃起来更香更甜。我经不住诱惑,买上一个,迫不及待地剥开皮,露出金黄的瓤,伴着

腾腾的热气,顾不得斯文,在路边大吃起来。

我爱吃红薯,更爱闻烤红薯的味道。小时候,家里条件差,烤红薯是童年最好的零食。妈妈做饭时,经常会扔两个红薯到灶膛里,饭好了,红薯也烤好了。烤红薯时,千万不能用火直接烤,那样容易烧焦,不好吃。烤红薯还要注意火候,用火慢慢地烤,里外要烤透,吃要趁热,凉了不好吃,一人口那味道就能感觉出来。

烤红薯好不好吃,选料很讲究。烤红薯一定要选红心的,这样的红薯糖分多,烤出来表皮有光泽,吃起来特别甜。有一种红薯,虽然表皮发红,可心是白色的,含淀粉多,吃起来不甜。刚出土的红薯,淀粉还未转化成糖分,烤出来不是很甜。霜降后,地窖中储藏的红薯表面会出很多水,俗称“出汗”,其实是红薯里的淀粉转化成了糖和水的过程。糖分多了,红薯烤出来自然更甜了。

选红薯要选长长的、个头儿均匀的,中间粗、两头细的多不好吃。40年前,每到秋天,我家的早饭基本上就是红薯。每天早上煮一大锅红薯,人吃一部分,剩下的就喂猪。当时红薯产量高,家家户户都种,收多了,一部分晾晒成红薯干,作为全年的储备粮。另外一部分存起来。几乎每家都修了地窖,用来存储红薯。这样,红薯能从秋天一直吃到第二年开春,且越吃越甜。

现在,生活条件好了,粮食越吃越精细,城里人又开始吃红薯了。从营养学的角度看,红薯营养价值很高,含有膳食纤维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以及钾、铁、铜、硒、钙等10多种微量元素,被营养学家称为营养最均衡的保健食品。常吃红薯可保持动脉血管壁的弹性,防止心血管脂肪沉积,减少动脉粥样硬化。

烤红薯幸福了我的童年,温暖了那段岁月。

□郑良玉

风传星楼观三县,
结伴出游赏奇观。
曲径通幽飘彩缎,
飞瀑流泉奏管弦。
一路欢歌绕山转,
百折冲流跃龙盘。
登楼环眺实惊叹,
景如蓬莱人似仙。

